論語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一千冊）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編輯者　趙貞信

出版者　樸社

總發行所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印刷者　引得校印所　平西成府槐樹街三號

樸社出版書籍目錄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景山書社總發行

書名	編著者	甲種	乙種	丙種
古史辨第一册(六版)	顧頡剛編著	二元四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古史辨第二册(三版)	顧頡剛編著	二元六角	二元	一元四角
古史辨第三册(再版)	顧頡剛編著	四元	三元二角	二元四角
古史辨第四册(再版)	羅根澤編著	四元二角	三元四角	二元六角
古史辨第五册	顧頡剛編著	四元三角	三元五角	二元七角

書序辨　實價四角

顧頡剛編集。尚書爲中國古史宗主，而書序爲其綱領，且託之孔子，則其在古史上地位之高可知。自吳棫始發其僞，朱熹承之，而後蔡沈書集傳確定之。惟因其作僞于西漢末，東漢之經師甚崇奉之，以故漢學極盛之清代，復將此眞僞問題取消，書集傳雖爲塾中讀本，而書序一卷則缺而不刻。直至清末提出今古文問題，始以其爲古文家物，重將此眞僞問題提出而解決之。本書錄朱熹，蔡沈，康有爲，崔適四家之書，讀者合而觀之，足以尋得一個結論。

書名	著者	價目
羣經概論	范文瀾著	一元三角
中國文字學	孫東生著	三角五分
人間詞話(四版)	王國維著	二角
張玉田詞集	馮沅君編	一元二角
文品彙鈔	郭紹虞編校	中裝六角　平裝三角
四六叢話敘論(明孫梅著)	郭紹虞校勘	二角五分
水經注寫景文鈔	范文瀾編	甲種三角五分　乙種五角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再版)	李笠著	五角
論文雜記(再版)	劉師培著	三角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再版)	采眞譯	五角
中國文學概論(再版)	陳彬龢譯	三角五分
戴氏三種(再版)	清戴震著	七角
妙峯山進香調查專號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二角
妙峯山瑣記	奉寬著	五角
西行日記	陳萬里著	八角
佛西論劇	熊佛西著	五角五分
軍人之福	楊丙辰譯	八角五分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潘家洵譯	甲種五角　乙種三角五分
名號的安慰	常工著	四角五分
聊齋白話韻文(蒲松齡著)	馬立勛校點	五角
玉君(五版)	楊振聲著	五角
陶庵夢憶(再版)(明張岱著)	俞平伯校點	五角

詳細書目函索即贈

論語辨下

論語辨二篇（錄一）

柳宗元

（柳河東文集卷四）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　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子老而死。　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　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　何哉？　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　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　然則有子何以稱「子？」　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　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　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　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

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論語解四篇（錄二）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

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賢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于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慎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

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弒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僞託，未足爲信。

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

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窒礙。

其答弟子問者，則詳于師說而略于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

孟武伯孟懿子及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回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同。子貢子路仲弓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為就人所不足者教之，非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為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况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邪？一人問可也，何必各人問邪？

顏淵問為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為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為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為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

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頒一歷，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于此乎！ 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

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歟？ 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 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同之故耶？ 倘諸人于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違如愚而不互相質難耶？ 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 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答異問亦異故也。

『犂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 而

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于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麤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答葉書山庶子第二函

袁枚

（小倉山房尺牘卷八）

……僕因之有論語之疑焉。陸象山先生曰：『觀易詩書聖人手定者，方知編論語者頗有語病。』初聞此言，似乎太妄。然平心玩之，亦似有理。大抵論語記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親及門墻者，故不無『所見異詞，傳聞異詞』之累。即如論管仲，忽而褒，忽而貶；『學不厭，誨不倦，』忽而自認，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筆法，下論不如上論之樸老。如道千乘之

國，弟子入則孝兩章，直起直落，不作虛冒架子。至下論則論仁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論政而曰『尊五美，屏四惡，』都先作一虛冒，如度詞隱語，教人猜度。倘子張不問，則不知五者爲何行，五美四惡爲何事矣。其他如『九思，』『三戒，』『三損，』『三益，』『三愆，』『三畏，』都是先加虛冒，開周禮『九貢』『九賦』之門。子見南子一節，子路何以不悅，夫子何至立誓，至今解說不明，足下亦曾議論及之耶？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趙翼

（陔餘叢考卷四）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卽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

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逐之。 是時不狃但怨懷而未怨季氏也。 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 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逐逃於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 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 至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 此則不狃之以費叛也。 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

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

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

王鏊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效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

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即據城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

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

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眞僞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漢書藝文志論語類辨僞

康有爲

（新學僞經考卷三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以上漢書藝文志文）

歆造古文以徧僞諸經，無使一經有缺，至於論語孝經亦復不遺。傳魯論之庸生，當亦歆所竄入，以實其僞經之傳人耳。魯論由張禹傳至東漢，包氏周氏之說猶其眞派，然已雜合齊魯，亂家法矣。至鄭康成

雜合古今，眞僞遂不盡可考。

志稱『論語古二十一篇，』注云，『出於孔子壁中，兩子張。』按論衡正說篇云，『不知論語本幾何篇。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敎魯人扶卿，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王充必有所見，則歆之僞論語尙不止二十一篇，特歆不敢著之七略耳。

然自鄭康成雜合古今，則今本論語必有僞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一章，必歆僞竄。又何晏論語集解雜采古今，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

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臧氏琳經義雜記語）。 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僞孔安國注，其爲古文論語尤爲明確。 歆以左丘明親見聖人，好惡與同，以仲尼弟子無左丘明，故竄入論語以實之。 歆徧竄羣經，證成僞說，不復可條辨也。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

按大戴，孔子對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七篇，不止一篇也。 小辨有『爾雅以觀於古』語，其歆僞爾雅所由附會者歟？

論語注（節錄）

康有爲

公冶長篇（卷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

按，此章爲古文僞論語，劉歆所竄入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左丘明名。史記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左氏名丘，亦非名明也。 今左氏傳稱陳敬仲「五世其昌，」稱魏萬「諸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傳文終于韓趙魏之滅智伯，孔子沒後二十八年；魏氏爲侯，孔子沒後七十八年；田和篡齊，和爲敬仲八世孫，在孔子沒後九十五年。 既非弟子，孔子稱其盛德而自稱名，當爲孔子前輩，否亦孔子同時人，何得後孔子百年猶在乎？ 卽老壽亦安能爾？ 其爲劉歆僞古文可斷矣！ 蓋孔子改制，三世之學在春秋，皆弟子親傳其口說。 劉歆僞編左氏傳以攻公穀，偏爲古證于諸經，因竄丘明名于此，以著左丘好惡與聖人同，以惑後人，以爲攻公穀計。 豈知左丘作國語而非傳經，又不在七十子之列；其詳見

吾所撰僞經考。論語如此僞文甚多，當分別考之也。非齊魯之舊，應删附書末僞篇中。

述而篇（卷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孔子爲殷後，故曰「我。」』大戴禮虞戴德，呂氏春秋執一篇，世本，漢書古今人表與包咸皆以老彭爲一人，惟鄭氏以『老』爲老聃，分作二人；蓋古文僞說。按，此竄改之僞古文也。雖非全行竄入，則孔子以『不作』『好古』稱老彭，而劉歆增改『竊』字，原文或是『莫比』二字。春秋緯曰，『天降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

來，豫測無窮：故作撥亂之法載之春秋。刪書則民主，首堯舜以明太平；刪詩則君主，首文王以明升平；禮以明小康；樂以著大同；繫易則極陰陽變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作春秋以明三統三世撥亂升平太平之法。故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又曰，「天生德予予；」雖藉四代爲損益，而受命改制，實爲創作新王教主，何嘗以述者自命，以老彭自比乎？劉歆欲篡孔子聖統，必先攻改制之說，故先改國語爲左氏傳，以奪口說之公穀，公穀破而微言絕，大義乖。 故自晉世公穀廢于學官，二家有書無師，于是孔子改制之義遂湮，三世之義幾絕，孔子神聖不著，而中國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運，皆劉歆爲之！ 劉歆既亂羣經，以論語爲世所尊信，因散竄一二條以附合其說，惑亂後學，茲罪之大，不可勝誅也。 今古文異四百餘字，此即其竄改之迹也，今正之。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肌膚消也。　按，論語一稱周公，但曰『才美，』周公之盛德，不過類本朝開國之攝政王，孟子僅稱其『兼夷狄，驅猛獸』耳。　孔子包舉百王，民主稱堯舜，君主尊文王，羣經皆不甚稱周公，亦不甚慕周公，況至人無夢乎！　劉歆僞經皆託周公，欲以易孔子，故首以僞周禮託之周公，因謂儀禮亦周公所作，于易則稱爻辭爲周公所作，爾雅又謂周公所作，偏徵其文于羣書以證成之。　唐時乃至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謬甚矣！　此章既無大義，託之孔子夢幻，特以尊周公，抑孔子，蓋劉歆竄入之僞古文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鄭注：『魯讀「易」爲「亦」。』）

漢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正從魯讀之句讀，則漢人論語本無學易之說至明；經傳易改，碑文難竄亂也。說文，「斆，覺悟也，」蓋爲學孜孜，望有豁然證悟之一時，乃不至終身誤入，而後可以無大過矣。惠棟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當是對老者勉勵之詞。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未審是齊論否，或亦劉歆所竄。若今本論語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爲劉歆古文論語竄改。今考史記孔子世家編此章在自衞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之後，作春秋之前，朱子以爲年將七十，此言「五十，」則與世家說無關，足證其爲劉歆竄改傅會之僞。彬彬，美善之至也。蓋易之八卦畫自包犧，六十四卦重自文王，今文家司馬

遷楊雄皆無異說，故全易彖象繫辭文言皆孔子所作，其說卦爲河內女子所得，乃後出，序卦雜卦爲劉歆所僞，附見吾僞經考。蓋孔子以道陰陽，極天人，窮未來之數，發靈魂之變者，其道奧深。孔子方嘗撰著，極深研幾，恐壽命不永，而是書未成，或雖成而未盡美善，故撰著累易其稿，至于韋編三絕而發假年之歎，以期易之彬彬也。劉歆既以左傳篡孔子之春秋，又造僞說，謂彖辭作于文王，象辭作于周公，孔子僅爲十翼，故改曰『學易』以明易非孔子所作；抑以『無大過』以明孔子之爲後學：蓋欲篡孔子之易，竄改論語，傅會史記以證成之。幸有魯讀及史記今文猶存，猶得以證其僞亂，俾大聖作易之事如日中天也。

泰伯篇（卷八）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禮緇衣曰，『夫民閉于人而有鄙心，』董子曰，『民者瞑也，

民之號取之暝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如以神道設教則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無靈，大破迷信，則民無所忌憚，惟有縱欲作惡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無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深憂長歎，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須憂道不明而痛歎之乎！愚民之術，乃老子之法，孔學所深惡者，聖人徧開萬法，不能執一語以疑之。且論語六經多古文竄亂，今文家無引之，或爲劉歆傾孔子僞竄之言，當削附僞古文中。

季氏篇（卷十六）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

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詳邦君之妻稱謂。妻，齊也，言夫婦平等，無尊卑也。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記魯文公二妃，齊桓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羋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君稱之曰夫人，尊夫人，別嫡庶也。小童者，謙未成人也。論語記義不記曲禮，似記文錯簡在此，而寫者誤附焉。今亦降寫附錄于此，而明非論語焉。

堯曰篇（卷二十）

愚按，子張一章，論語無此文體，只似記中之孔子三朝記，疑爲劉歆于他書採入爲古論語者。末章知命說當是齊論。

論語足徵記（節錄）

崔適

序

……論語之出也晚。漢宣帝時，自齊人王吉傳者曰齊論，魯人與魯傳者曰魯論。西京之末，始出古論，以蝌蚪古文作之，謂爲先秦人書，欲以陵僞齊魯論之爲今文；實則劉歆所造，託之孔安國所傳，并爲作注以徵之爾。

今又得一確證。古者字少，一字恆兼數義，故多假字；後世各造本字分用之。故有古人用假字，後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後世易以假字者。魯古異讀，率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如『可使治其賦也，』魯讀爲『其傳，』則『傳』假字，『賦』本字；『吾未嘗無誨焉，』魯讀

爲『無悔，』則『悔』假字，『誨』本字，皆是。或曰，『讀爲』者，改其字也，義當從所讀之字。曰，此說誠然。然此二句從『傅』字『悔』字之本義，于經義豈可解釋，乃知『魯讀爲「傅」爲「悔」』者，猶言魯本論語作此字耳。以爲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則文從字順。然則古論之出後于魯論明甚，其爲贋古亦明甚。

乃自張侯合魯于齊而齊魯不分，鄭君合齊魯于古而三家不分。今所可知其非古文家學者，惟先秦古書，西漢師說，東京則班固何休高誘王充之言，集解包注，釋文所載鄭引魯讀而已。今疏通而證明之，竊取『足徵』之語于論語，命曰論語足徵記。丙辰，吳興崔適。

『哀公問主于宰我』。

案，作『問主』者今文也，作『問社』者古文也。春秋文二年，『練主用栗，』解詁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曰，『出論語也，』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故也。（校勘記曰『浦堂云「『社』下脫『主』，」非。古論語作『問社，』魯論語作『問主。』』）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

『崔子，』魯讀爲『高。』

案，釋文据鄭引魯古異讀計二十三條，義異者三之一，義同者三之二，皆魯用假字，古易以本字；猶史記引經用訓詁字易經文也。如『可使治其賦也，』魯讀爲『其傳，』則『傳』假字，『賦』本字也。『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爲『無悔，』則『悔』假字，『誨』本字也。『君子坦蕩蕩，』魯讀爲『坦湯，』詩毛傳『湯，蕩也，』則『湯』假字，『蕩』本

字也。「好行小慧，」注，「慧，才智也，魯讀爲「小惠」」則「惠」假字，「慧」本字也。然則「崔」「高」亦其例。魯讀「高」爲假字，古易以本字，故作「崔」爾。「崔」「高」有此異讀者，或以族同，猶史記「秦」亦稱「趙」；或以義近，如以聲轉而易卦「晉」亦作「齊」之比。 或曰，「讀爲」者，改其字也，義當從所讀之字，案此經從所讀之字，其義有必不可通者。 若作「由也可使治其傳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豈可解乎！ 且齊崔杼弒其君光，見于襄二十五年春秋經文，豈有弒君之高子乎！

「瓜祭，」魯讀爲「必。」

釋文，「鄭云，「魯讀「瓜」爲「必。」」」 案先有魯論，後有古論，此古改「必」爲「瓜，」非魯改「瓜」爲「必」也。 其改爲「瓜祭，」正

以玉藻有此文，謂可附會也。 好贗鼎者正墮其彀中耳。 案『羹食』大名，『瓜』則小名，三者並列，義頗不倫，且均薄物，既有瓜，何無果。 而曲禮所載醢醬葱瓜之屬亦在祭品，此經何不及之？ 但舉一瓜，轉嫌挂漏。 何如舉疏食菜羹，已足包括其餘耶！ 若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者並舉，于義理爲不倫，于文章爲不順。 顏黃門曰，『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愚謂此訓詁家通病。 古論此條亦是也。 且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 程瑤田九穀考曰，『凡經言「稷食」者，疏食也。 稷形大，故得「疏」稱。』 然則此云『疏食菜羹，』即玉藻之『稷食菜羹』也。 彼『菜羹』下不連『瓜』字，此亦當然。 證『瓜』可連『祭』于玉藻，何不證『菜羹』不連『瓜』于玉藻乎！ 朱子從魯，毛奇齡意主駁朱，故以玉藻爲證。 今仍據玉藻破之。

『曰予小子履昭告于皇皇后帝。』

案此湯禱雨而以身代牲，爲民受罪之辭也。 自是祝辭，非誓（集解孔注以爲湯誓）非誥（東晉僞古文尙書竄入湯誥）。魯齊論語本無『敢用玄牡』句，知者，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 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 案墨子引書而釋之曰，『湯以身爲犧牲，』玄牡非犧牲乎？ 湯之告天豈應復用玄牡？ 呂氏春秋順民篇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于是剪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

牲，用祈福於上帝。』 案此言與墨子同，而無『敢用玄牡』句，可徵墨子本亦無此句。 不惟墨呂釋湯之語甚明，而卽湯之自語亦甚明。 尸子引作『湯曰，「萬方有罪，朕身受之，」』語意更明，謂以身代牲，爲民受罪也。 旣以身代牲，又焉用牡？殷家尚白，又焉用玄？ 克復已越五年，焉得復用夏禮？ 集解，『孔安國曰，「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其說非也。 且果爲『伐桀告天之辭』（亦孔注），但當罪桀，何自請罪？又何爲民謝罪？ 古文家誤以上下節皆叙帝王受命之事，遂以此爲伐桀之辭。 不知禱而請罪，民心所由歸往，此正王天下之事，故類列之。又忘其以身代牲，且不憶商尚何色，貿貿然增入『玄牡』句。 此與東晉人僞造古文尚書之識略同。 解者不達其義而曲爲之說，晉人取以僞爲湯誥，朱註據僞湯誥以釋論語而經義愈湮，後人又據論語及僞湯

誥增此句入墨子，使墨子上下文幾不成義。幸呂覽未經竄亂，故可據以發其覆也。或據書湯誥，詩閟宮孔疏引鄭注論語，及韋昭周語注引論語，皆以此節爲禹事，因謂古本論語無「履」字，後人據墨子增入。由是知此節錯誤增損，代有不同。有「履」字，無「玄牡」句者，先秦及西漢齊魯本也。間入「玄牡」句者，劉歆僞託孔安國所傳古文本也。脫去「履」字者，季漢本也。今據呂以訂墨，幷據呂以訂論語如此。

又案三國志蜀志，先主即帝位告天文，裴松之注魏志引獻帝傳魏王受禪燎祭天地文，注吳志引吳錄載孫權告天文，皆云「敢用玄牡。」三國鼎峙，五德不同（五德之說雖不足據，實盛行于當時），劉氏方謂火德當尚赤，曹氏始國于魏，自謂應「代漢者當塗高」之讖，文帝受禪，改元黃初，孫權稱王，年號黃武，則皆自以爲土德，當尚黃，必無一體尚玄之理。皆

云『敢用玄牡，』自是漢世祭天常語，非其事實。論語此文，可爲漢儒增竄之證也。

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

梁啟超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第一章，節錄）

……論語算是最可靠的了，但依崔東壁的考證，眞的佔十之八九，最後幾篇還是有假。陽貨第十七說：『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下面一段，又說：『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

而不緇。』公山弗擾佛肸這兩人先後造反，都請孔子去幫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門人之諫而止。恭維孔子的人，以爲通權達變，愛國憂民；罵孔子的人，就說他官迷，出處不愼。其實公山弗擾乃季氏手下家臣，費又是季氏釆邑，孔子當時作魯司寇。公山弗擾好像北京的大興縣知事一樣，孔子好比司法總長，豈有大興縣知事造反，司法總長跑去幫忙的道理！這個話，無論如何說不通。關於公山弗擾以費畔的事蹟，左傳中言之極詳，可以不辯。至於佛肸以中牟畔時，孔子已經死了十餘年，佛肸雖愚，萬不會請死人幫忙：孔子縱想作官，亦不會從墳墓中跳起來，『親於其身爲不善。』這件事說苑中考證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辯。上面兩段話，因爲在論語中，大家不敢懷疑；一般腐儒，故意曲爲辯護，尤爲可笑。事情的眞相紊亂了，使研究歷史的人頭痛眼花，無從索解，還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從而模倣他的

行爲，或作了壞事，用他作護符，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

部分誤編或附入

梁啟超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第二章，節錄）

有時讀者在書的空白處，記下幾行旁的事情，本來毫無關係；後人看見，誤認成爲足本。如論語季氏章最末一段，『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這幾句話毫無意義，孔子不會這樣講。微子章末一段，『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這幾句話亦復毫無意義，不像孔子口胳。論語前幾篇不相干的話還少，後幾篇不相干的話很多；前人以爲奇文奧義，其實不過後人信筆寫上的備忘錄而已。

論語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第六章）

梁啟超

論語比較的最可信；現在要研究孔子和儒家的學術，除了他沒有第二書更好了；不過他的各篇各章也須分別看待。　爲什麼呢？因爲他不是短時期內一個人做的。漢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者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段話不全對。論語固然有一部分是孔子生前孔子的弟子所記；但還有一部分是孔子死後數十年乃至百年孔子的再傳弟子所記。試看有子曾子獨稱『子，』而其他自顏回子夏以下都不稱『子，』可知有許多是有子曾子的弟子記的。　又看許多稱了謚法的人死在孔子死後數

十年，那當然是時代很晚的人記的。論語本來不是有統系的書，和孟子不同。

孟子的篇章都是有意義的銜接，似乎曾經孟子親眼看過。論語不然，大約是孔子再傳弟子編輯的，沒有經過一人的裁定，所以後來古論齊論魯論的參差多寡，却和禮記相似。

禮記也是孔門後學追述孔子及其弟子的遺言往行，和論語的性質無異，所以也有大戴禮記小戴禮記的不同：不過禮記的年代尤其晚，擇別也沒有論語的謹嚴。

這類不是一時一人所記的書，近代也有，拿來比較很有趣味。

譬如王陽明的傳習錄，篇數不過三卷，年代却有數十年。

最前的一部分是陽明三十八歲初設教以後數年內徐愛記的，最末十分之三是陽明死後黃省曾等記的。

前面這十分之七和陽明本集的話相符，很得眞相；後面這十分之三，如『草木瓦石皆有良知，』這類的話有許多不是陽明說的，已經劉蕺山黃梨洲懷疑而且證明了。

傳習錄完

全是陽明弟子記的，尚且有眞有假；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其餘大部分都是孔子再傳三傳弟子記的，能夠不失孔門的眞相嗎？說起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這並不稀奇。古時寫字不便，所以有許多相傳很久，前數十年聽的，後數十年才記寫成文。論語所以有大部分是孔子再三傳記的，就是這個道理。他既然不是一人記的，當然各有不同；譬如我講話，你們幾十個人各有所記，不經我看過自有異同，而且難得眞相。所以論語的性質，並不純粹是孔子的，並不從一個人手裏出來，當口說相傳逐漸成文，以至最後輯爲一書，不知參加了多少人的主觀見解，荒謬傳說。我們明白了這點，才可以讀論語，所以這部書裏極得孔子眞意的也有，不得孔子眞意的也有，大謬不然的議論和事蹟也有，乃至原書所本無，後人在別處偶有所聞，隨手記在這書空白的也有。最後這種並不稀奇，現在可說個同樣

的故事。　清初衡陽王船山不肯降清薙髮，逃入荒山後，沒有法子得到紙張，應該不能著書了。　他死後，家人搜尋他的著作，零零星星，却在曆本賬簿的書眉字縫的空白地方。　近代尚且如此，古代寫字，在竹簡上多麼麻煩？　現在小小一本論語，古代的竹簡至少有一大箱。　所以古人讀了別的書，聽了別的事，懶得另外動用新的竹簡，隨手就記在現成的書上，那是情理中的事。不過像王船山寫字在刻本上，後人還可看出；古人新寫舊刻都一樣，却無從分別，所以別人看了常認爲完整的書，沒有想到參雜了別的。論語各篇末尾幾乎都有一二章不相關的話，那自然是讀者在這種情形之下，添上去的。不幸無識的編者，一味貪多，所以不但後人記得不對，荒謬不然的都收進去，就是這種毫無關係隨手寫在空白上的也都收進去了。

論語雖說是這樣一部雜湊的書，但自漢至清歷代尊重，他的力量在學

術界比任何書都大，所以大家始終不敢懷疑，幾乎議及一字就是大逆不道。不過這樣尊重太過了，反而減損他的眞價值。 後人爲非作惡常常假託論語上那些荒謬事，說聖人尚且如此；別的人看着他這樣也沒有辦法，眞是可笑。 其實若不太過尊重，讓學者去考定眞僞，把他們的虎皮揭去，他們就不敢假詞作惡了。 清代乾隆嘉慶之間，有位崔東壁就抱這種思想。 他是極力尊重論語的人，但和別人不一樣。 他對於論語的精粹眞確處，盡情發揮；對論語的駁雜僞訛處，細心辨別。 他這種態度和他的結論，我都贊成。 今天所講就把他的意見轉述一番。

崔東壁的結論：論語前十篇自學而到鄉黨最純粹，幾乎個個字都是精金美玉。 後十篇稍差，尤其是最後五篇，最多問題。——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非孔子言行，可不論；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卻有許多不是眞書了。 他的看

法有幾方面：

一，從文體看。論語的詞句是最簡單不過的，『有教無類』一章才四個字，多的不能過一百字，大部分總是二三十字。所以那些長篇大論，洋洋數百言的，我們不免懷疑。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有四百一十五字，『季氏將伐顓臾』一章有二百七十四字，這種文體到戰國初年才有，孔子當年是不會有的。還有，論語的筆法是很直捷了當的，正文前面沒有總帽子，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都如是，後五篇可不然。如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假使子張不再請問，豈非一個悶葫蘆？這種筆法，到逸周書才很多。逸周書是戰國產品，論語後五篇不見得是春秋產品吧。

二，從稱呼看。論語前十篇弟子問孔子，只記做『子夏問孝，』『樊遲

問知，』不會記做『子夏問孝於孔子，』『樊遲問知於孔子。』因爲問是弟子跑去問，問於孔子是叫孔子來問，弟子當然不能叫孔子來問。後十篇可不然，憲問篇有『南宮适問於孔子，』堯曰篇有『子張問於孔子，』季氏篇更有不通的『冉有季路見於孔子。』這類不合文法的稱呼恐怕不見得是當時的眞相罷。這是一點。前十篇稱孔子說爲『子曰，』後十篇稱孔子說爲『孔子曰，』又不同。固然稱呼可以自由，但可知必非一時所記，也許後來稱『子』的人太多了，所以後十篇的記者加上一個孔子以示分別。這是二點。春秋時代，當時談話，不稱夫子，單稱子，如英語的you。先生稱學生，學生稱先生，都可稱子，如述而篇孔子稱弟子爲二三子，公冶長篇子路向孔子說『願聞子之志，』那時雖然也稱先生爲夫子，但只能在背面時作第三人稱，如公冶長篇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八佾篇儀封人說『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都等於英語的be。論語前十篇關於這點和原則相合,後十篇——尤其是最後五篇——可不然;左傳裏的『夫子』也和原則相合,戰國諸書可不然:由此可知論語後十篇——尤其是最後五篇——大概在戰國時代才寫成文章。這是三點。——綜合三點來看,結論都是相同。

三,從事實看。論語的記事很有可笑的地方,最離奇的是『佛肸召,子欲往』一章和『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一章。前面總論第四章,已講過。左傳定公十二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時,孔子正做司寇,和現在的司法總長一樣,很用力打平那反畔的縣長;以情理論,那有現任閣員跟縣長造反,藉曰想實行政策?佛肸造反在趙襄子時,趙襄子當國在孔子死後五年,佛肸有何神通,能從墳墓裏掘出孔子來?孔子有何妙術,能死了還會說話?這二章不是後人誣衊孔子是什麼?還有『季氏將伐顓臾』一章,說什麼『冉

有子路見於孔子，』前段既已指出文法的不通，就是事實也不對。冉有子路固然都做過魯國的官，但後先並不同時。子路年長，和孔子同時做官；冉有年幼，到孔子晚年將返魯之前才做官。左傳在哀公時有一段說季氏欲加田賦，因為孔子是個元老，所以找他的弟子冉有去請教，冉有三問，孔子都不答復。那時孔子周遊回國，聲譽日高，已佔有元老的地位。論語那段話恐怕就因此影射出來，也說季氏找孔子弟子去請教孔子；不料這二位弟子不接頭，冉有做官時，子路已往衞國去了。就是丟開不管，那季氏伐顓臾的事根本就不必是眞。左傳兩國相伐必書，季氏既伐了顓臾，左傳為什麼不書呢？孔子在論語這章說顓臾的話也和左傳說的不對。綜合這幾種疑點，這章未必可靠吧。

四，從學說思想看。論語也有些部分不大對的。如『子路曾晳冉有

公西華侍坐』一章，說孔子稱贊曾晳的志趣，後來宋學最重這章，周敦頤程顥陳獻章最稱道曾晳；這章固然很好，但和孔子思想却不十分對。孔子最重經濟實用，這章却裁抑憂國救時的子路冉有公西華，獎勵厭世清談的曾晳，在孔門思想系統上顯然衝突，這章自然靠不住。又如『長沮桀溺耦而耕』一章，那種辟世的思想帶了極濃厚的老莊色彩，不應在春秋時有，有亦不應這麼濃厚，尤其不應在孔門產生。這章的年代自然不很早，快到莊子寓言的境界。

五，從突兀的事語看。論語有許多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和記事，雜在裏面很沒有道理。如堯曰篇共三章，三百六十九字，堯訓舜舜，訓禹一章佔了一百五十二字，既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又不和孔子或孔門有關係的事，記上去幹嗎？這類在後數篇的最末，差不多篇篇都有，如微子篇的『逸民』

『大師摯』『周公』『周有八士』四章，季氏篇『邦君之妻』一章，都沒有一點意思。有一章近於誣衊孔子挖苦孔子的，如雍也篇：『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這更突兀。孔子就是見了南子，南子雖是個很壞的君夫人，子路何必不喜歡，孔子又何必發誓呢？

綜合上述五方面，論語的十八九雖是精粹之作，其餘的有些不相干，有些很荒謬，都不必眞書。

那些僞的來歷如何？誰增竄的？當然是孔子死後乃至戰國中葉末葉的儒者增竄的。因爲孔子剛死時，那些弟子還沒有想到把聽來的話記出來，只是口說相傳，當然不免失了眞相；後來漸漸寫成文章，又不是一人的工作，大家不免各有主觀參加，又剛好道家思潮洶湧，孔門弟子自然受了多少的影響，所以不知不覺的寫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類的文章。這些帶了道家色彩的，比較的晚出，快到孟子莊子的時代了。

還有那些極荒謬的話，如『佛肸召，子欲往』一類的，只能推爲戰國中葉那般無聊的政客朝秦暮楚，有乳便是娘，人格掃地，却又對不起良心，捱不起惡罵，只好造孔子的假事，竄進論語來做擋箭牌，說孔子也跟我一樣。還有那些篇末的怪事和無干的話，或者是一二讀者心血來潮，忽然想到別的事，隨手塡刻在空白裏。後人不知就裏，看做寶貝，去研究微言大義。若說穿了那眞一錢不值哩。還有『子見南子』一類的也是後來的話，或者有好事的人聽了一種傳說，不辨眞僞就添上去，並不是原來編書的人有心要這章的。這是崔東壁推求出來的原因，大概都很對。

論語是駁雜的書，從傳授方面也可看出。漢志：『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從前講過先秦至漢儒家有齊派魯派，各經皆大同小異，而魯皆是今文，與古文不同。漢人所傳的三種論語都已亡佚，只存篇

目。

論語集解序說，「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齊論語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不與齊魯論同。」因爲他們都各有祖傳，所以各不相淆。魯派思想較正，齊派多談玄學，古論又不相同，假使三部論語至今尙在，則可知何者所採能得孔子的眞相，不料西漢末有個張禹把三部併成一部，現在不能見到原本如何了。張禹是個最有福氣，做了大官，恭維王根，鄉愿氣質十足的人。他傳論語，因爲三部不同，不方便，很冒昧的用己意合編。他刪削了沒有，不知道；古論齊論比魯論更多的都給他併入魯論二十篇裏了，他怎麼樣改動也不知道。許是前十篇沒有動，把古論齊論多的分別撥在魯論後十篇裏頭了。魯論原來的篇次如何，也不知道。我們看，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的言事，從前大概在魯論最末，因爲前十

九篇記孔子直接的，最末一篇記孔子間接的，很合理法。現在的論語却排子張篇在第十九，很奇。也許堯曰篇就是齊論的問王知道。此外也許有古論齊論，此有彼無，此無彼有的，也都補上魯論裏了，所以免不了有重出。魯論固不能無假，而切實較得孔子眞相，或可推定，因爲孔子是魯人。前十篇大概全是魯論原有的，而添上的極少，有也在篇末。第十九篇應認爲魯論的最後一篇。第十六，十七，十八，二十，許多半是參雜了齊論古論，所以和前十五篇時有衝突矛盾。

論語的眞僞和年代問題，上文大略已解決了，除了『子張篇是魯論末篇』和『篇末突兀記事，是讀者隨手從別處塡入論語空白』兩種主張以外，大都是崔東壁的話。我們要想精察求眞，與其輕信，不如多疑。諸君欲知其詳，可看洙泗考信錄。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節錄）

梁啟超

論語編輯者及其年代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據此，則謂論語直接成於孔子弟子之手。雖然，書中所記如魯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諸人，皆舉其謚，諸人之死皆在孔子卒後。書中又記曾子臨終之言，曾子在孔門齒最幼，其卒年更當遠後於孔子。然則此書最少應有一部分為孔子卒後數十年七十子之門人所記，無疑。書中於有子曾子皆稱「子；」全書第一章記孔子語，第二章即記有子語；第三章記孔子語，第四章即記曾子語。竊疑纂輯成書，當出有子曾子門人之手；而所記孔子言行，半承

有曾二子之筆記或口述也。

論語之真僞

先秦書贋品極多，學者最宜慎擇。論語為孔門相傳寶典，大致可信。雖然，其中未嘗無一部分經後人附益竄亂。大抵各篇之末，時有一二章非原本者。蓋古用簡書，傳鈔收藏皆不易。故篇末空白處，往往以書外之文綴記塡入，在本人不過爲省事備忘起見，非必有意作僞，至後來展轉傳鈔，則以之誤混正文。周秦古書中似此者不少。論語中亦有其例：如雍也篇末「子見南子」章，鄉黨篇末「色斯舉矣」章，季氏篇末「齊景公」章，微子篇末「周公謂魯公」「周有八士」章，皆或與孔門無關，或文義不類，疑皆非原文。然此猶其小者。據崔東壁（述）所考證，則全書二十篇中，末五篇——

「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皆有可疑之點。因漢初所傳有『魯論』『齊論』『古論』之分，篇數及末數篇之篇名各有不同，文句亦間互異。成帝時佞臣張禹者合三本而一之，遂爲今本（見漢書藝文志，張禹傳及何晏論語集解序）。此末五篇中，最少應有一部分爲戰國末年人所竄亂。其證據：一，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子；』惟記其與君大夫問答乃稱『孔子。』此五篇中，屢有稱『孔子』或『仲尼』者。二，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亦皆呼之爲『子。』對面呼『夫子，』乃戰國時人語，春秋時無之。而此五篇中屢稱夫子。三，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季氏之事。四，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記『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擾叛時，孔子正爲魯司寇，率師墮費。弗擾正因反抗孔子政策而作亂，其亂亦由孔

子手平定之。安有以一造反之縣令而敢召執政！其執政方督師討賊，乃欲應以召，且云『其爲東周，』寧有此理！佛肸以中牟叛趙，爲趙襄子時事，見韓詩外傳。趙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後五年，孔子何從與佛肸有交涉！凡此諸義，皆崔氏所疏證，大致極爲精審（參觀崔東壁遺書內洙泗考信錄，畿輔叢書中亦有此書）。由此言之，論語雖什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後人依託，學者宜分別觀之也。

論語要略（節錄）

錢穆

第一章 序說

一，論語之編輯者及其年代

考論語之編輯者，凡有數說：

1. 鄭玄云：『論語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見經典釋文敘錄引）。邢昺疏謂『「仲弓」下脫「子游」二字。』

然其說不足信，何者？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於高足弟子中最少，而論語載其臨沒之言，則非二子所撰定也。（安井息軒論語集說）

2. 程子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此書獨二子以子稱』（論語集註序說）。其說蓋本於柳子厚。柳子云：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

然。

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論語辨）

然其說亦不足信，何者？

姚鼐曰：『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是，非於稱字稱子有重輕也。』（古文辭類纂）

3. 或乃謂『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徂徠一新論語徵甲）

此說尤無理。

不知二章（子罕大宰章書「牢曰」琴牢去姓而書名；憲問首章書「憲問」，原憲去姓而書名）乃二子所記，門人編輯此書，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未足以爲論語成於二子之證也。（安井息軒論語集說）

蓋論語成於何人之手，今日殊難確定。惟

4. 班固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皇侃論語通云：「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人共所撰錄也。」

此說最爲無病。大抵論語所記，自應有一部分爲孔子弟子當時親手所記錄者；而全書之纂輯增訂則出於七十子之門人耳。至其書名，直至漢初始

見，則論語之編輯或在周末秦時？今考書中，多有戰國末年人竄亂之跡，蓋叉非盡七十子門人之眞相矣。

二，論語之真僞

古書每眞僞混淆，不易別擇，論語雖大致可信，而其間亦有竄亂。今略舉前人考訂之說如次：

1. 板本之異同

論語原有三種：

一．魯論語二十篇，行於魯。

二．齊論語二十二篇，比魯論多問王知道兩篇，其他二十篇中，章句亦頗多於魯論語，行於齊。

三. 古論語出孔子壁中，無問王知道，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文異者四百餘字。

西漢末有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遂合而更定，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之二十篇，號張侯論。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後世所行之論語殆即張禹更定之本，非古之論語矣。故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多寡之殊，則論語一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孔門之原本也。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復多於魯論，則齊論之中，後人所附益者應尤多也。張禹本佞臣，學識淺陋，其更定論語，篇目雖從魯論，而文句則兼采於齊論，此論語非孔門眞本，而經後人竄亂之證一也。（說本崔述洙泗考信餘錄論語源流附考）

2. 附記混入正文之誤

古人書籍，皆用竹簡，傳鈔收藏皆不易，又篇皆別行，故篇末空白處，傳之者往往以書外之文綴記塡入，在本人僅爲省事備忘，非必有意作僞，而後人展轉傳鈔，遂以混入正文，先秦古書似此者甚衆，論語亦有其例。如：

一．雍也篇末「子見南子」章。
二．鄉黨篇末「色斯舉矣」章。
三．季氏篇末「齊景公」章，「邦君之妻」章。
四．微子篇末「周公謂魯公」章，「周有八士」章等。

皆或與孔門無關，或文義不類，疑皆非原有之正文也。（本崔述洙泗考信錄）

3．末五篇之可疑

論語可疑之處，猶不盡於上舉篇末之零章已也。據淸儒崔述之考證，則全書二十篇中之末五篇——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皆有可疑之點。

今約述其論證如下：

一．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子，」惟記其與君大夫問答乃稱「孔子，」而季氏篇章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子張篇有稱「仲尼」者。

二．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亦皆呼之爲「子，」對面呼「夫子」乃戰國時人語，春秋時無之，而陽貨篇「武城」「佛肸」兩章，於孔子前皆稱「夫子。」

三．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季氏之事。

四．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記「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擾叛時，孔子正爲魯司寇，率師墮費，弗擾因

反抗孔子之政策而作亂，其亂亦由孔子手定之，安有以一造反之縣令而敢召執政，其執政方督師討賊，乃欲應其召；且云『其爲東周，』寧有此理? 佛肸以中牟叛趙，爲趙襄子時事，見韓詩外傳，趙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後五年，孔子何從與肸有交涉哉?

五. 季氏篇文多排偶，全與他篇不倫；陽貨篇文亦錯出不均，而『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篇同；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孔門絕無涉者。

六. 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矣！(按此指柳宗元論語辨)

4. 上下論之相異

且論語之可疑尚不止於末五篇而已也，蓋論語一書，尚有上論下論之辨焉。

伊藤仁齋云：『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三集之類乎？ 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爲二十篇云。 蓋觀鄉黨一篇，其體制要當編在全書之最後，而今適居第十篇，則知前十篇本已自爲成書矣。（論語古義叙由）』

今考前人論論語前後十篇文體之異者，約有如下之五說：

一 論語前十篇記孔子對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稱『孔子對曰』者，朱子所謂尊君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則但稱『子曰。』 乃先進篇答康子弟子好學問，顏淵篇答問政患盜殺無道之問，皆稱『孔子對曰。』 疑前十篇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

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於當世之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

二. 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但言問，不言問於孔子。後十篇中，先進子路兩篇亦然，獨顏淵篇三記康子之問，皆稱『問於孔子，』齊景公之問政亦然，衛靈公之問陳亦然，蓋後十篇皆後人所追記，原不出於一人之手，而傳經者輯而合之，是以文體參差互異也。(子路篇義最精密，文體亦與前十篇略同，憲問篇次之，季氏篇文體最異，微子堯曰亦參差不一，惟子張篇所記皆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 至門人之問，更不煩稱問於孔子，乃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其皆後人采之他書，而非孔氏遺書明甚。(以上據崔述論語餘說)

三. 論語前十篇文皆簡，後十篇則文皆長：前論文過百字者僅兩章，他雖長章不滿百字；後論則三百餘字者一章，一二百字者八九章。

四．論語前十篇非孔子及門弟子之言不錄，惟鄉黨一篇記孔子行事，故章皆無冒頭突起，其他未有突起及雜記古人之言者。後十篇中，如『齊景公有馬千駟，』『邦君之妻，』『大師摯適齊，』『周有八士』等章，皆突起，非孔子言，亦非門弟子之言。又如『柳下惠爲士師，』『周公謂魯公』及『堯曰』等章，皆雜記古人之言，與戴記檀弓各篇相似，而與前十篇體例不類。

五．論語前十篇篇目，皆除『子曰』『子謂』等字，惟子罕卽以發首二字爲篇目；後十篇則惟先進除發首『子曰』二字，其餘卽皆以發首二三字爲篇目。前十篇以人名爲目者三，後十篇以人名爲目者九。

今製簡表如次：

前十篇

篇名	首句
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
爲政	子曰爲政以德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
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
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後十篇

篇名	首句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
顏淵	顏淵問仁
子路	子路問政
憲問	憲問恥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
微子	微子去之
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堯曰	堯曰咨爾舜

（以上組徠春臺論語古訓外傳附錄論語先後編說）

據上四例，則知論語一書，其中亦自有分別，非全部皆孔門相傳之精語，學者固當分別而觀之明矣。善乎趙甌北之言曰：

> 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眞僞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一信以爲實事也。（見陔餘叢考卷四）

必明乎此，而後始可以讀論語。

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錢玄同

（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二號，節錄）

論語

劉歆僞造的古論語，沒有多出什麼逸篇來，只是分魯論之二十篇爲二十一篇而已。但又分得不甚高明，只把末了的一篇堯曰分成堯曰和子張兩篇；魯論的堯曰篇篇幅最少，本就只有「堯曰」和「子張」兩章，古論把「堯曰」一章就算一篇，又在「子張」章後加「不知命」一章（康氏論語注以「不知命」章爲出於齊論，無確證），把這兩章算成子張篇，沒有想到篇名又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重複，蓋草率爲之，聊以立異罷了。至於內容的增竄，自必有之。康氏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語謂爲劉歆僞造，我看是極對的，左丘明決不能與孔子同時，況照論語所記，竟似此公還是孔子的老前輩，那更說不通了。「五十以學易」魯論本是「亦」字，古論改爲「易」

經典釋文有明證。 此外如『鳳鳥不至』一語，顧頡剛先生疑心也是劉歆所竄入的，因其與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中『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之語相契合，左傳中此類傳文必是劉歆所增竄，故論語此語亦大可疑。諸如此類，大概還有。 康氏論語注中所懷疑之各章，其辨證之語亦可供參考。

論語之出，後於五經，至漢宣帝世始有魯齊二家之傳授。 魯論只有二十篇，齊論則有二十二篇：而齊論之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見何晏論語序）。 蓋此書最初是曾子門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歷戰國以至秦漢，諸儒各記所聞，時有增益。 其來源不一，故醇駁雜陳：本無一定之篇章，故寫定時齊多於魯。 康氏謂『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爲宗』（論語注序），這是狠對的。 但魯論中亦有不可靠的部分。 崔述論語餘說云：

論語後五篇，惟子張篇專記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至於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不類者。

又，他的洙泗考信錄中，說論語之文有自相複者，有複而有詳略者，有複而有異同者，又有語相似而人地異者，未必果爲兩事，或所傳聞小異。

案，崔氏所論，皆甚精覈。